



惟覺法語:八大人覺經

八大人覺經（一）

釋經題

于自由時報 91.01.03(四)刊載

八大人覺經，全名應為「佛說八大人覺經」。

每一部經都有經題，經題當中又包含通題和別題。通題，就是每一部共通的題名，只要是佛經，皆名為「經」。所以，佛說八大人覺經的「經」就是它的通題。經，古人用貫、攝、常、法四字來解釋此字，也就是說：佛經所說的道理是貫穿諸法而歷古今，恒常不斷的。此外，每一部經也有其各別不同的「別題」，這一部經的別題就是「佛說八大人覺」。

「佛」是梵語「佛陀」的簡稱，翻譯成中文就是「覺」或「覺者」的意思，凡是自覺、覺他、覺行圓滿的覺者就稱為「佛陀」。這裡特別指的是佛教的教主本師釋迦牟尼佛，也是這一部經的說法主。

「說」有「悅」的意思，佛以自證的人生至理，暢其本懷，隨順眾生根器應機而說，其所說之法融通無礙，聞者莫不信受歡悅。《大智度論》云：「佛法有五種人說，一者佛自口說，二者佛弟子說，三者仙人說，四者諸天說，五者化人說。」只要經過佛的印可，這五種人都可以講說佛法。題中標明「佛說」，就是揀別不是其他四種人，而是佛陀親口所說。

「八大人覺經」是所說的法。「八」指經中所列出：悟無常離生死，乃至覺生死苦，發大心普濟眾生等八種法。「大人」是對諸佛菩薩的尊稱，菩薩稱為覺有情，是發大道心自覺、覺他之人，又稱為大道心眾生；如來則是自覺、覺他、覺行圓滿的聖者，稱為大覺世尊，為三界內的大導師，故稱「大人」。經中云：「如此八事，乃是諸佛菩薩大人之所覺悟。」「復還生死，度脫眾生，以前八事開導一切。」由此可知：這八種法是諸佛菩薩大人所覺悟之法，為了度脫眾生而往還于生死之間教化眾生的法門，因此名為「八大人覺經」。

這部經的經文雖短，其中的義理實則涵攝、融通了世出世間的道理，是菩薩行者入世度眾的圭臬。經云：「若佛弟子，誦此八事，于念念中，滅無量罪。」佛弟子若能日日誦持此經，不但在自利利他的行持上有了依靠與規

范；于念念中，也消除了很多罪障，更能增加我们在道业上的进步。

八大人觉经（二）

释人名

于自由时报 91.01.05(六)刊载

「后汉沙门 安世高译」

这一部经的翻译者是后汉沙门安世高。后汉又称东汉，是佛法最早传入中国的朝代。沙门是梵语，有修道、勤息的意思，古代印度的出家人皆可称为沙门，而出家遵守僧团规范的佛弟子，又称为沙门释子。

安世高是安息国(今伊朗)的王子，幼时即因孝行而为人称叹，生性聪敏、勤学，通晓各类经论典籍及三十多国语言。虽然拥有如此高贵的权位和财势，但在继承王位不久后就舍位出家了。东汉桓帝初年，他来到洛阳，主要弘扬小乘佛法，先后翻译经论二十余年，所译出的经典义理明晰，不仅奠定中国早期佛法弘传的基础，也是将禅观带入我国的第一位高僧。

高僧传记载：安世高因证得宿命通，知道自己前世曾在中国杀了人，为了偿还命债，他主动前往广州，被一少年所杀。被杀身亡后，他的神识又回安息国投生为太子。因为知道自己尚有余报，于是二度来广州找那位杀害自己的少年，共释前怨。当他与这人同往会稽时，在市中遇暴徒互殴，被误打丧命。死后，再次投生为安息国王子，三度到中国来弘传佛法。

诚然，三世因果的道理真是丝毫不爽。然而冤冤相报无有了时，究竟如何消业、了业才能真正获得解脱呢？佛法有大乘、小乘之分，小乘行者执着业报为实有，所以依业受报是理所当然；然而，大乘行者契悟了三界唯心、万法唯识的道理，即使是定中所见的宿业，也是这一念心所生，不能执着。释迦牟尼佛住世时，有比丘证得宿命通，于定中看到过去世杀害父母师长，造下恶业而心生惶恐。佛陀因而对他开示：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」，比丘因此心开意解，契悟了当体即空的道理，不再惊恐、疑虑。

大慧普觉禅师云：「发一念心，欲直取无上佛果菩提。此心一发，所作之罪如积乾草高须弥山；所发之心如芥子许火，悉能烧尽无有遗余。」无始劫来的罪业由心所造，消除罪障也必须从这念心下手，在动静闲忙当中，时时保持觉性现前，看到什么境界都不要执着，心中没有一丝一毫的罣碍，才能真正消业、转业。

八大人觉经（三）

第一觉悟 无常无我觉（上）

于自由时报 91.01.08(二)刊载

「为佛弟子，常于昼夜，至心诵念，八大人觉。」

这一段是总标，训勉佛弟子应以至诚之心，常于昼夜诵念此八种觉悟的道理。

不论在家、出家，只要皈依于佛，都称为「佛弟子」；「常于昼夜」即是恒常无间之意；「至心诵念」是对于经文的义理必纯熟，明记不忘。佛弟子应恒常诵持此八种佛菩萨觉悟的道理，并且要熟记经文的内容，通达其义理，进而依靠经中的义理，时时返照观心，则能渐除习气，远离生死之苦。

「第一觉悟：世间无常，国土危脆；四大苦空，五阴无我；生灭变异，虚伪无主；心是恶源，形为罪藪。如是观察，渐离生死。」

众生所生存的国土，从古至今，无时不在变化。广阔的领土，遭强国侵略后即失去自主权；美好的山川、肥沃的土地，逢天灾地变后，便失去原有的景观及利用的价值。国际局势瞬息万变、人世间聚散离合……，凡此皆是无常的显现。

尽管有情众生无时无刻不是生活在无常当中，却鲜少有人能够承受无常所带来的破坏，因而痛苦不堪。例如两年多前的九二一大地震，对很多人而言，即是一场不堪回顾的悲恸记忆。追根究底，就是因为众生对于身心、世界有了错误的认知：认为这个世界是常住不变的，乃至在这个错误的认知中，浑浑噩噩过日子，随着世俗的物慾造业受报，枉受生死轮迴之苦。

因此，经文首先揭示无常的观念：「世间无常，国土危脆。」目的是要使佛弟子觉悟：唯有转变对世界错误的认知，体悟一切法悉皆无常的道理，内心就不会再被世俗的慾念所牵引而造业受报。经常如此熏习，即能脱离生死轮迴之苦。

八大人觉经（四）

第一觉悟 无常无我觉（中）

于自由时报 91.01.10(四)刊载

「四大皆空，五阴无我，生灭变异，虚伪无主。」

其次，修行人欲脱离生死之苦，除了观察世间无常，更应观察：构成我们身心的四大（地、水、火、风）以及五阴（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），也是刹那不停地变异迁化，其中并没有一个实在不变的「我」。众生一向执着自己的身心为真实不变的实「我」，但是仔细观察分析：构成吾人身心的五蕴，其中色法是四大——地、水、火、风——四种元素所组成，人体中骨、肉、齿、发属于地大，唾液、眼泪、尿液等属于水大，身体的暖气属于火大，出入气息则是属于风大，地水火风于不停地迁流变异，稍有不适，心就不自在，乃至于四大不调，就生起种种的病症。而构成心法的受（感受）、想（像想）、行（思虑迁流）、识（明了、分别）等四种元素，也是时时刻刻随着境界的变迁而有所更易。

众生一向自认是自己身心的主宰，却无法抑止身心不断地流变，更无法止息人生的生老病死，只有一次又一次地随着业力牵引，舍身趣生。古来多少人欲求长生不老之术，如今早已与草木同朽；历史上多少气盖山河英雄豪杰，无论体力如何矫健，终究无人能抵挡时间的洪流，一个个湮没于时间的洪流之中。

反观佛教中，那些证得圣果的尊者，皆是证悟身心无常、虚伪无主的真相，彻底舍离对自己身心的执取，全然脱离生死之苦。因此必须了知，使我们受苦、轮迴的主因就是：不明白身心只是众缘合和所生，刹那不停地迁谢，于此身心生起贪执，由贪执、无法舍离的缘故，而受苦、轮迴。

修行人若能深入观察身心二法生灭不定，虚幻无主，则能渐渐舍离对自己身心的贪着；身心的贪执减轻了，就是渐离生死的最初方便。

八大人觉经（五）

第一觉悟 无常无我觉（下）

于自由时报 91.01.12(六)刊载

「心是恶源，形为罪藪。如是观察，渐离生死。」

既然世界总是在成住坏空循环之中，人的身心也是不断地生灭变异；一切现象都是因缘和合所生，其中并没有所谓「主宰」的实体存在。那么，倒底是谁使我们受苦无量？

《譬喻经》里，有一段发人省思的故事：往昔，有一个鬼回到过去生的

坟前，鞭答自己的尸体。傍人看见觉得奇怪，问：「这人已经死了，为什么要鞭答他呢？」鬼魂回答：「这尸体是我前辈子的故身，由于他生前非但不诵经、不守净戒；贪盗、欺诈、不孝父母、不行布施，因此死后，令我堕入恶道，受尽种种罪报，今天我非来痛打他一顿不可。」

《八识规矩颂》第六识颂云：「动身发语独为最，引满能招业力牵。」说明：身、口不能自动，必须由心识牵引推动，方能造业；而心识当中，第六识的造作力最强，故言「独为最」。第六识不停地牵引身口造善恶业，当人往生之后，就会由已成熟的业力牵引到六趣中受一期苦乐的果报，这个牵引的业力称为「引业」；而决定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的美丑、高矮、幸福、穷苦；乃至寿命长短等的业力就称为「满业」。由此可知，使役我们造业受苦的是自己的心识，身体只是暂时的「工具」而已。故事中的鬼，不明白这个道理，以为是过去的身体使他受苦，而鞭答自己过去生的死尸。《佛遗教经》云：「此五根者，心为其主，是故汝等，当好制心。」既然身口的造作，都是自心所引导，与其鞭答无知的死尸，还不如鞭策自己的心，使他不再起恶念，不再引导身口作恶，将来就不会再受苦果的逼迫。

《成唯识论》云：「心清净故，有情清净；心杂染故，有情杂染。」所谓「杂染」，就是身心受无明烦恼染污、障蔽的意思。众生心未觉悟，时常在贪瞋癡里打转，牵引身体造作种种恶业，因此心就成了罪恶的根源；恶念积聚于身口，身口也成了罪恶的渊藪。现在透过正确的观察，体悟世间无常、国土危脆、四大苦空，五阴无我的真相，了悟有情、世间之所以充满种种罪恶的苦果，实在是自心无明烦恼的牵引所致。因此，欲得远离无常生死之苦，必须从根本上净除内心的垢染，转除内心的无明烦恼。当智慧摧破无明的障蔽，契悟诸法无常、无我的真理时，即可不再为无常的生灭所撼动。

八大人觉经（六）

第二觉知 多欲为苦觉

于自由时报 91.01.15(二)刊载

第二觉知：「多欲为苦，生死疲劳，从贪欲起。少欲无为，身心自在。」

这一段说明：「欲」是生死的根本。众生从无始劫来，在三界中轮迴，受业苦的系缚与逼迫，从来没有止息，故说「生死疲劳」。探究其根本的原因就是「欲贪」。「欲贪」是众苦之本，而欲贪又根源于内心当中的「我爱」，贪爱我、贪爱我所，所有对我有利之事，就起希求心，想据为己有，这就是「欲」。欲望太多、贪心炽盛，不但在出世法中无法获得解脱；就是在世间法中，也会招感罪恶和苦果。

佛住世时，有一次和阿难在游化途中，忽然停下来告诉阿难：「地下有很多毒蛇！」阿难因已证得天眼通，看到地下埋藏许多宝藏，于是回答：「是的，地下有毒蛇！」正好后面跟着一位农夫，对于他们的话感到好奇，就拿

了一把锄头，掘地三尺，竟然是一堆黄金，于是偷偷地将黄金运回，一夕致富。当时的律法归定：凡是伏藏在地下的宝藏，都属于国王所有，必须缴到官府。农夫终于隐瞒不住私掘伏藏的罪行，由于邻人的告发而琅璫入狱，并受以极刑。当他被打得遍体鳞伤之时，无限悔恨地向空中祷告：「佛陀啊！恨我当时不听信您的话，今天才知道：不义之财就像毒蛇一样，令我招致杀身之罪！」

一般人不了解多欲是苦，总是认为：想要过舒适、自在的生活，必须拥有很多财富、很高的社会地位。殊不知：追求财富、名利，不但不能使身心自在，反而招感很多的尘劳，甚至为我们招来杀身之祸，等到业报现前，已经后悔莫及。

人为什么没有办法真正达到自在，就是因为有「欲」，古云：「壁立千仞，无欲则刚。」山何以有千仞的高度？因为无欲的缘故；人也是如此，希望健康、长寿、身心自在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少欲。少欲使我们的身心减少很多尘劳，心中没有烦恼、罣碍即是自在；乃至更进一步达到无欲，不但不贪爱外在的境界，连「我」也不再贪爱、执着，就能远离生死，得大自在。

八大人觉经（七）

第三觉知 心无厌足觉

于自由时报 91.01.17(四)刊载

第三觉知：「心无厌足，唯得多求，增长罪恶，菩萨不尔。常念知足，安贫守道，唯慧是业。」

贪欲一方面趋策我们不断地造业、受报；另一方面，也使令我们智慧昏闇，看不清诸法本空的道理、更看不清楚心的本来面目，所以佛陀继续开示：修行人必须「少欲」、「知足」、「安贫守道，唯慧是业。」

所谓「少欲」是对于没得到的事物不生贪心；而「知足」则是对于已经获得的事物有所知足、不再多求。总之，少欲之人必然是知足的。历史上有一位严籟，他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处士。齐宣王听说他很有修行、很有道德，想请他出任上大夫，但是严籟却拒绝如此的殊荣。皇帝觉得很奇怪，问他：「看你现在如此贫穷，吃也吃不好，住在一间小房子里，又穿得破破烂烂，我请你当官是赐给你富贵，为什么要拒绝？」严籟回答：「大王！你给我的富贵，并不是真富贵，你今天赐给我官做，虽然官高权贵，但是过一段时日，一旦出了什么差错，不但不再给我赏赐，可能连命都保不住！你说我很贫穷，其实不然，我现在『晚食以当肉，安步以当车，无罪以当贵，清静贞正以自虞。』这才是真正的富贵。」

世间人以养家活口，乃至追求名利为业；而修行却要「安贫守道，唯慧

是业。」所谓「业」就是这一念心的造作。一般人总认为：没有名利就是贫穷；有名有利、有权有势就是富贵，终其一生汲汲营营向外追求，因而造业受报，轮迴生死。然而佛法告诉我们，所谓贫穷与富贵并非取决于外在的名利，而是在这一念心当中。不懂得善用自心就是贫穷；反之，这念心清净、知足、贞洁，仰不愧于天，俯不作于人，即是富贵。小乘行者断欲去贪，这一念心发起般若智慧，证知诸法无我的道理，较诸凡夫更为富贵；而菩萨行者进一步以利他、度众生为业，即此一心发起大用，创造、利用一切缘起，惠施一切众生，使令众生离苦得乐、得大解脱；度了一切众生，又不执着能度的我和所度的众生，始终回归于清净本然的自性，这才是真正的大富大贵。

八大人觉经（八）

第四觉知 常行精进觉

于自由时报 91.01.19(六)刊载

第四觉知：「懈怠坠落。常行精进，破烦恼恶，摧伏四魔，出阴界狱。」

这一段是说明：修行人既要「惟慧是业」，则慧业必须赖以恒常不断地精进，才能发起生善断恶的功能，突破魔障，出离五阴的系缚。

「懈怠坠落」「懈」是指身体懒散；「怠」是精神的放逸。人人都有懈怠的习气，譬如今天听师父说法，感觉法喜充满，回到家里赶快拜佛、诵经、打坐；可是过没多久就忘记了，今天拜一拜佛，明天就不想拜了；打坐，坐一坐，又觉得想诵经；诵了几部经之后，又觉得很无聊，想休息……，这就是由于懈怠的缘故。俗谚云：「一日曝之，十日寒之。」用这种「三天打鱼，两天晒网」的心态做事，任何事业都无法成就，何况是了生脱死？修行人若无法远离懈怠的习气，始终是堕落在三界六道的轮迴之中。

对治懈怠唯一的法门就是精进，修道人「常行精进」就能免于「懈怠坠落」。《正法念处经》云：「世间若有欲断生死缚者 则应精勤，舍离懈怠。」唐朝道宣律师，出家后常为病苦所缚，心想：「与其病死，不如精进修道而死。」因此发奋精进，修般舟三昧，九十天里，不坐不卧。由于放下身心的贪着，不顾一切地用功，结果病竟然不药而愈。

常行精进，就是要持之以恒的精进。「精」就是不夹杂；「进」就是不退。《遗教经》云：「是故汝等，当行精进，譬如小水长流，则能穿石。」无论修什么法门，能够不夹杂、不间断，持之以恒地精进不退。终有一天，奋力一跃，即能启发般若智慧，冲破种种魔障，解脱五阴的束缚，永离生死轮迴之苦。

八大人觉经（九）

第五觉悟 多闻智慧觉（上）
于自由时报 91.01.22(二)刊载

第五觉悟：「愚癡生死。菩萨常念，广学多闻，增长智慧，成就辩材。教化一切，悉以大乐。」

众生所以长夜沦落于生死之中，都是由于无明癡闇的缘故，故言「愚癡生死」。佛法所谓愚癡，是指没有般若智慧，不知道人有三世因果；不知道缘起性空的道理；乃至不知道佛性本具的道理，因而起了种种颠倒妄想，流转于生死苦海之中。

世间人不了解三世因果的道理，不知道今生所受的果报，是过去生造业所致。因此有人为了追求名利而损人利己，有人为了复仇而杀害对方。殊不知现在为了一时的冲动而造杀盗淫，未来恶果成熟，堕入三涂恶道，那种苦报，决非现在所能想像。

第二是不明白缘起性空的道理。有的人相信有三世因果，因此拼命修善，寄望来生得福报。这是对善法及福报产生了执着，不明白一切法皆是缘起，缘起之法，必定是依靠众缘和合，缘聚即生，缘散即灭，其中并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质存在。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，对福报起了贪执，当无常到来之时，更是痛苦。

小乘的行者畏惧生死之苦，于是离开生死，契入真空。所谓「真空」即是这念心断除无明烦恼，达到寂灭不动；但是寂灭不动并非最圆满的境界，因为这念心不能起用。经典记载：释迦牟尼佛经过六年苦行之后，到尼连禅河边的菩提树下静坐，发誓不成正觉决不起座。直至第七天，夜睹明星而证悟无上正等正觉，这个觉性与众生的觉性无二无别，他说：「奇哉！奇哉！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。」原来成佛只是回归这一念心本来的面目。我们的心能够成就一切万法，因此一切法究竟的本质就是心，离开此心更无一法可得。众生由于无明癡闇，故于其中生起妄想与执着，进而随之流落生死；若能契悟这个道理，就不会在生灭的万法当中自取流转。如同大地一般，大地能长养万物，万物有生有灭，但是大地始终是大地，并不随之而生灭；心也是一样，一切法是从心而生，灭也是销归于心，然而心始终是心，并不会随着法的生灭而生灭。悟到这念心，进而安住于自心，则面对生死之时，非但不随之而流转受苦，且能运此一心，创造善法利乐众生，在法的生灭之中，无人而不自得。

八大人觉经（十）

第五觉悟 多闻智慧觉（下）
于自由时报 91.01.24(四)刊载

第五觉悟：「愚癡生死。菩薩常念，廣學多聞，增長智慧，成就辯材。教化一切，悉以大樂。」

《八大人覺經》第一至第四覺知都是講述自利的法門；從第五覺悟之後，開始闡述菩薩利益眾生的法門。

上一章提示：愚癡是導致眾生輪迴受苦的原因，那麼如何才能遠離愚癡呢？佛法中，對治愚癡的銳劍就是智慧。菩薩因愍念昧於真理、愚迷不解的眾生，而廣學世、出世間的種種善法，以般若智慧轉除煩惱；並以方便智慧廣學多聞，具足的無礙辯才，教化一切有情眾生。

唐朝玄奘大師正是廣學多聞、成就辯才的最佳典範。大師有感於國內經本不完整、各家說法不一，決心遠赴當時全世界佛學最高的學府——印度那爛陀寺博學經論。在孤身西行的途中，險難接踵而來，甚至時有危及性命的境界襲擊，然而大師為法忘軀，終究以其卓絕奮勇的毅力，安然抵達印度。在橫跨百餘個國家，留學十四年後，遍習大小乘經、律、論三藏，更於十八國國王聚集、含括僧俗二眾三千人次的曲女城辯論大會中，感動多人棄邪歸正，其智慧與辯才，一時轟動全印度。十七年後，大師攜帶諸多經論回國，一生從事翻譯經論的偉業，譯出大般若經、瑜伽師地論等，共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，使佛法更廣遠的流傳，也让更多人得以深入佛法堂奧。

佛法住世的目的即是化導群生，使令眾生走向覺悟與解脫；然而，眾生沒有不貪愛自身，樂著於自己的成就、事業、智識及親友的。因此，菩薩在履踐自覺覺他的任務時，必須隨其所好而化導之，目的是要引導眾生自己覺悟人生老、病、死、苦的真相而遠離愚癡，獲得究竟「大樂」；遠離愚癡，解脫煩惱與生死，明心見性即是佛法中最大之樂。唯有使眾生得到究竟圓滿的大樂，才算是完成菩薩自度度人的本懷，也是實現佛法住世、化導群生最終的目的。

八大人覺經（九）
第五觉悟 多闻智慧觉（上）
于自由时报 91.01.22(二)刊载

第五觉悟：「愚癡生死。菩薩常念，廣學多聞，增長智慧，成就辯材。教化一切，悉以大樂。」

眾生所以長夜淪落於生死之中，都是由於無明癡闇的緣故，故言「愚癡生死」。佛法所謂愚癡，是指沒有般若智慧，不知道人有三世因果；不知道緣起性空的道理；乃至不知道佛性本具的道理，因而起了種種顛倒妄想，流轉

于生死苦海之中。

世间人不了解三世因果的道理，不知道今生所受的果报，是过去生造业所致。因此有人为了追求名利而损人利己，有人为了复仇而杀害对方。殊不知现在为了一时的冲动而造杀盗淫，未来恶果成熟，堕入三涂恶道，那种苦报，决非现在所能想像。

第二是不明白缘起性空的道理。有的人相信有三世因果，因此拼命修善，寄望来生得福报。这是对善法及福报产生了执着，不明白一切法皆是缘起，缘起之法，必定是依靠众缘和合，缘聚即生，缘散即灭，其中并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质存在。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，对福报起了贪执，当无常到来之时，更是痛苦。

小乘的行者畏惧生死之苦，于是离开生死，契入真空。所谓「真空」即是这念心断除无明烦恼，达到寂灭不动；但是寂灭不动并非最圆满的境界，因为这念心不能起用。经典记载：释迦牟尼佛经过六年苦行之后，到尼连禅河边的菩提树下静坐，发誓不成正觉决不起座。直至第七天，夜睹明星而证悟无上正等正觉，这个觉性与众生的觉性无二无别，他说：「奇哉！奇哉！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。」原来成佛只是回归这一念心本来的面目。我们的心能够成就一切万法，因此一切法究竟的本质就是心，离开此心更无一法可得。众生由于无明癡闇，故于其中生起妄想与执着，进而随之流落生死；若能契悟这个道理，就不会在生灭的万法当中自取流转。如同大地一般，大地能长养万物，万物有生有灭，但是大地始终是大地，并不随之而生灭；心也是一样，一切法是从心而生，灭也是销归于心，然而心始终是心，并不会随着法的生灭而生灭。悟到这念心，进而安住于自心，则面对生死之时，非但不随之而流转受苦，且能运此一心，创造善法利乐众生，在法的生灭之中，无人而不自得。

八大人觉经（十）

第五觉悟 多闻智慧觉（下）

于自由时报 91.01.24(四)刊载

第五觉悟：「愚癡生死。菩萨常念，广学多闻，增长智慧，成就辩材。教化一切，悉以大乐。」

《八大人觉经》第一至第四觉知都是讲述自利的法门；从第五觉悟之后，开始阐述菩萨利益众生的法门。

上一章提示：愚癡是导致众生轮迴受苦的原因，那如何才能远离愚癡呢？佛法中，对治愚癡的锐剑就是智慧。菩萨因愍念昧于真理、愚迷不解的众生，而广学世、出世间的种种善法，以般若智慧转除烦恼；并以方便智慧广学多闻，具足的无碍辩才，教化一切有情众生。

唐朝玄奘大师正是广学多闻、成就辩才的最佳典范。大师有感于国内经本不完整、各家说法不一，决心远赴当时全世界佛学最高的学府——印度那烂陀寺博学经论。在孤身西行的途中，险难接踵而来，甚至时有危及性命的境界袭击，然而大师为法忘躯，终究以其卓绝奋勇的毅力，安然抵达印度。在横跨百余个国家，留学十四年后，遍习大小乘经、律、论三藏，更于十八国国王聚集、含括僧俗二众三千人次的曲女城辩论大会中，感动多人弃邪归正，其智慧与辩才，一时轰动全印度。十七年后，大师携带诸多经论回国，一生从事翻译经论的伟业，译出大般若经、瑜伽师地论等，共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，使佛法更广远的流传，也让更多人得以深入佛法堂奥。

佛法住世的目的即是化导群生，使令众生走向觉悟与解脱；然而，众生没有不贪爱自身，乐着于自己的成就、事业、智识及亲友的。因此，菩萨在履践自觉觉他的任务时，必须随其所好而化导之，目的是要引导众生自己觉悟人生老、病、死、苦、的真相而远离愚癡，获得究竟「大乐」；远离愚癡，解脱烦恼与生死，明心见性即是佛法中最大之乐。唯有使众生得到究竟圆满的大乐，才算是完成菩萨自度度人的本怀，也是实现佛法住世、化导群生最终的目的。

八大人觉经（十二）

第七觉悟 五欲过患觉

于自由时报 91.01.29(二)刊载

第七觉悟：「五欲过患。虽为俗人，不染世乐。常念三衣，瓦钵法器。志愿出家，守道清白；梵行高远，慈悲一切。」

上一篇提到「常行布施」能改善贫苦的人生，培植福报。然而，获得福报的人，往往纵逸在五欲充斥的生活中迷失了自己，由此又种下了堕落的因。如何才能有福报当中不致堕落，而能更上一层楼，获得精神的提升呢？佛陀劝导弟子：应当远离世俗的五欲之乐；学习出家人的清净与慈悲，才能种下出世、解脱的净因。

「五欲」一般是指那些使我们内心迷乱的钱财、美色、名利、饮食以及睡眠等欲乐；「过患」即是过谬和祸患。世人所以无法远离生死的系缚，完全是由于贪着现前的五欲不肯舍离，乃至欲望炽盛，则会导致种种毁灭性的祸患。第二觉知云：「多欲为苦，生死疲劳，从贪欲起」说明五欲是众苦之本，此处佛陀更开示：佛弟子欲求解脱，应远离世间的五欲之乐。诚然，「离欲」在佛陀的教法中是非常重要的课题；也是修道者追求解脱生死束缚的不二

法门。

面对纷杂的灯红酒绿，如何能不贪染世间的五欲之乐，进而远离欲乐的过患呢？为此，佛陀提出一个方便法门：「常念三衣，瓦钵法器。」三衣就是三种袈裟，是出家人所穿着的法服：五衣、七衣和九衣。往昔，释迦牟尼佛和阿难尊者在外托钵行化，佛陀指着一畦畦的田地对阿难说：「过去佛、现在佛、未来佛都有法衣，法衣就像这一畦一畦的田地，代表僧众堪受大众供养、种福田。」出家众所穿的袈裟，当中由一截截长短不同的布缝制而成，不但象征着福田，也表示善法逐渐增长，恶法渐渐减少。《悲华经》记载：在宝藏佛的时代，释迦牟尼佛曾发愿，将来自己成佛后，凡是对袈裟有一分恭敬的人都能得三乘授记、远离灾祸，乃至得以饮食充足。

佛弟子藉由日日对袈裟、法器的恭敬，不但能受到佛陀的加持，无形中也增长了善法与福报。身处红尘的我们，经常思念象征佛陀教法的法服及法器；向往出家人的清静高远的梵行；乃至立志学习出家人的清静与慈悲，发愿广度一切众生，自然而然就能转轻五欲的贪染习气，远离祸患，为解脱之道种下清净的种子。

八大人觉经（十三）

第八觉知 普济众生觉（上）

于自由时报 91.01.31(四)刊载

第八觉知，生死炽然，苦恼无量。发大乘心，普济一切；愿代众生，受无量苦；令诸众生，毕竟大乐。」

这一段，佛陀再一次提醒我们：生死唯苦，佛弟子应观察众生苦，发大乘心，普济众生。

所谓「生死」，即指众生一期又一期的生命。佛说人生如同处于炽然猛火中，众苦齐聚，毫无闪躲之处。众生之中不乏世智辩聪者，为什么竟使自己深陷于众苦之中，无法自拔？我们现前的物质生活如此舒适，为什么说「苦恼无量」？须知物质虽然不虞匮乏，但是高涨的欲望却使现代人的内心充满空虚，精神生活一片苍白；淫乱的情感，取代了固有的伦理道德；权力与欲望淹没了良知良能；生、老、病、死、爱别离、求不得、怨憎会、五阴炽盛等众苦交迫，凡此种种，即是无量的苦恼。面对人生的根本问题：生从何来？死向何去？无法解答即是无明；在无明之中，人心的贪瞋癡不曾止息；历史上的战争也不曾间断；系缚在如此混乱失序的业网中，谁能为我们指导一条解脱之道？

《法华经》譬喻无知的众生，如同处于火宅中的童子，宅中起了大火，然而童子们于火宅内乐着嬉戏，一点也感觉不到灾难的来临。大宅的主人为了

救出小孩，于是告诉他们：「你们赶快出来，屋外有羊车、鹿车、牛车等等好玩的东西！」等到童子出离火宅后，每个人都获得了最高贵的大白牛车。故事中，火宅比喻我们所居处的世界，为众苦之火所逼恼，而大宅的主人比喻佛陀。羊车、鹿车、牛车，比喻佛的种种教门、种种方便的化导，大白牛车就是「大乘心」，也就是人人本具的佛性。

佛视众生如同自己的孩子，不忍见众生受苦，因而「发大乘心，普济一切。」设立种种方便，普遍地化度各种根机的众生。如中台禅寺新建主体工程，所呈现佛法五化：佛法艺术化、学术化、科学化、教育化、生活化的意义，为的是因应现代人的好乐，建立种种因缘，广泛化度缘之人。凡是直接或间接听到或见到的人，都能心生欢喜，乐意与佛法结下清净的法缘，待菩提种子萌芽，就能够契悟佛陀教化众生最终的目的：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此即佛陀教导众生最根本，也是最究竟的解脱之道。

八大人觉经（十四）

第八觉知 普济众生觉（中）

于自由时报 91.02.02(六)刊载

第八觉知，生死炽然，苦恼无量。发大乘心，普济一切；愿代众生，受无量苦；令诸众生，毕竟大乐。」

「发大乘心，普济一切。」

什么是「大乘心」？「大乘心」就是菩提心，也就是人人本具的佛性。佛法有大、小乘之分，小乘行者重在自求解脱，当他证得空性之理时，就要出离生死，入涅槃。大乘菩萨行的基本精神则是自利利他，亦即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。然而，众生本无自性，《金刚经》亦云：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」众生虽然轮迴于生死之中，受众苦所逼迫，但是在佛的眼中看来，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大梦而已。譬如有人梦见自身落于大河中，为了免于一死，因而不顾一切地奋力地划动，当他在无限奋力之时，突然醒悟：哪有什么生死，哪有什么大河与彼岸？这一切，只不过是一场梦而已，除了能作梦的心之外，一切都是虚幻不实的。

既然一切法如梦幻泡影，为什么还要度众生？《华严经》说：菩萨行者，当他见到众生在生死众苦之中，为了救度苦恼的众生，因而发大勇猛心，精进用功。在长久不断精勤努力之中，忽然觉悟：一切法本来不生，除了这个能知能觉的心以外，别无一法可得，因而停止一切心行，欲入涅槃。此时十方诸佛现前提醒他：善男子！你虽然已经悟到一切法毕竟空寂，本来就是无

生的真理。但是，声闻缘觉的行者所证得的也是这个道理！虽然你已经觉悟了，但是还有无量的凡夫众生不能理解这个道理，他们始终在无明烦恼之中，长夜沉沦！受种种烦恼、业障的侵害。行者！切莫就此止息，因为觉性尚未圆满；佛所证得的无量功德、智慧，你也尚未证得；应当继续精勤不懈，圆成佛所成就的庄严净土，施設大方便教化一切众生。

本来，菩萨的本愿即是度化一切众生。当他证悟一切法本来无生，而本具的清静自性亦从来不失不灭时，悲心澈骨的菩萨，眼看众生无量劫来始终在虚幻的梦境之中自取轮转，自然不忍自求解脱，甚而发起大悲心，往还于生死之中，普遍济度一切众生。

八大人觉经（十五）

第八觉知 普济众生觉（下）

于自由时报 91.02.05(二)刊载

第八觉知，生死炽然，苦恼无量。发大乘心，普济一切；愿代众生，受无量苦；令诸众生，毕竟大乐。」

「愿代众生，受无量苦；令诸众生，毕竟大乐。」当菩萨于大悲心中发起普济众生的愿行时，首先面临的就是众生既深重且充满垢染的罪业，以及种种错谬的邪见；同时对于度化众生的无量法门尚未通达，因此必须涉入纠缠不清的业网中，了解众生根性，学习无量的道法，解决众生的问题。

例如近代高僧虚云老和尚，一生为了求道、度生，受尽各种磨难。清光绪二十一年，时五十六岁，赴高旻寺打七，途中堕水，口鼻大小便诸孔流血，仍旧前往高旻寺打七，直至工夫落堂，如大梦初醒，而作偈云：「烫着手，打碎杯；家破人亡语难开。春到花香处处秀，山河大地是如来。」自此之后，一手挑起如来家业，不辞辛劳地开始度众生的悲愿。他一身承续五家法脉，修建大小梵刹数十座，皈依弟子不下百万。一般人可能认为这是名利双收，然而他总是一衲随身，一笠、一拂，披星戴月，行遍海内外，到处弘法。民国三十八年，大陆正处于内战动乱之中，香港信徒劝他留在香港弘法，他却说：「我若留在香港，则内地数万僧尼，少一人为之联系护持，恐艰益甚，于我心不安，我必须回去。」二年后，发生了云门事件。一群匪徒百余人，误以为云门寺藏匿白银及枪械，于是将虚老禁闭一室，予以逼供，然而他老人家始终无言以对。匪徒因而施予毒打，一日之中连打四次，第二天见其未死，再打，打至头面流血，肋骨折断。过几日，匪徒又来，见和尚容颜如生，于是问左右僧人：「那老家伙为什么打不死？」僧人答：「老和尚为众生受苦，为你们消灾，打不死的！久后你们自然知道。」其后，匪徒四起，毁寺欺僧，于是他老又赴北京，上书政府，保住了僧尼寺院免于被毁，此时他已是一百一

十三岁高龄。

众生长劫以来受染业的熏习，内心充满无明烦恼，以及种种邪见。所谓「邪见」就是对于宇宙人生有不正确的认知，譬如：认为身体是我，乃至于否定因果等等。邪见与烦恼互相交织，即是障蔽众生不得解脱的原因。菩萨深知：欲使众生脱离生死，就必破除邪见；然后根据正知见转除内心的烦恼与业障。然而，根深蒂固的烦恼、邪见，岂是三言两语就能破除的。必须以大无畏的精神，无怨无悔地陪同冥顽的众生，往还于生死之中，行难行之行，忍人所不能忍；舍头目脑髓以满足众生之所需，获得众生的信赖，使之信受奉行。另一方面，对于无量度生的法门，也必须精勤不懈地学习，增长世俗的方便智慧；并深入无为法，洞悉诸法如幻之理。如此，才有可能转除众生积习成垢的烦恼与邪见，俾令众生皆能醒悟，出离生死大梦，获得永久的安乐。

八大人觉经（十六）

结劝流通（上）

于自由时报 91.02.07(四)刊载

「如此八事，乃是诸佛菩萨大人之所觉悟。精进行道，慈悲修慧，乘法身船，至涅槃岸。复还生死，度脱众生。以前八事开导一切，令诸众生觉生死苦，舍离五欲，修心圣道。」

这一段是总结以上八事，说明：只要依据以上八个法则来修行，即能契悟诸佛菩萨同悟、共证的菩提心，也就是人人本具的觉性。

「精进行道，慈悲修慧。」契悟了这念觉心，只是修行的开始，还要继续不断精勤努力地用功，悲智双运，在利他当中完成自利。

「乘法身船，至涅槃岸。」「法身」就是因地的觉心，涅槃就是果地的圆满觉性，亦即「乘法身船」所得的果报。法身即是我们当前这念无相、无我、无住的菩提心，《金刚经》云：「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」菩萨于度众生时，若有一念能度人的我相，可度者的众生相，即是着相；证到空性而沈滞于空，即是法执，这些都不是菩提心。唯有离一切相，发菩提心，修六度万行自利利他，方能契合法身。因地上如此修持，当下即与果地觉性相契；念念契合法身，即登涅槃彼岸。

「涅槃」意即烦恼永灭，生死永离。佛法中有四种涅槃：有余涅槃、无余涅槃、无住涅槃、自性清净涅槃。前二者是断烦恼，证空性，其中有余涅槃

是尚有色身存在；无余涅槃则已舍弃有漏的色身。后二者是证悟菩提心，不住涅槃是以般若智慧洞悉诸法如幻，故不住生死，有大悲不舍众生故不住涅槃；自性清净涅槃非修断所得，乃众生本具清净的佛性，不增不减，不出不入。此中自性清净涅槃是佛所证，也是一切大乘菩萨所欲亲证的终极目标；而这个目标其实就是众生本具的佛性，亦即回归众生自心的本来面目。也就是说：众生本来就是安居在本具的「自性清净涅槃」之中，但因无明的缘故，妄计有我、有法，逐梦生死、自取流转，因此需要那些已经觉醒的人来开示、引导，使其从大梦中醒来，如此而已。

果位上的菩萨虽已出离生死，但以大悲心之故，不住涅槃，再度往还于生死梦幻之中，倒驾慈航，普度一切众生。然而，用什么方法度众生？还是用这八个法门，开导一切众生，使其彻悟：生死唯苦，只有舍离五欲之乐，回归当下这念心，老老实实用功，时时刻刻觉察、觉照、觉悟：一切法如梦、如幻、如泡、如影，唯此一心，别无一法可得。若能如此切实履践，则不待将来，当下就能契悟法身，出离生死。这就是成佛的圣道，是一切众生获得究竟大乐的不二法门。

八大人觉经（十七）

结劝流通（下）

于自由时报 91.02.09(六)刊载

「若佛弟子，诵此八事，于念念中，灭无量罪，进趣菩提，速登正觉，永断生死，常住快乐。」

佛弟子若能经常诵习这八个法则，明记在心，切实履践于日常生活之中，就能转除无始劫来积习成垢的罪业与烦恼，使我们的心的回复本来的清净；心清净，菩提自然现前。如此修习，即可「速登正觉」。

「速」就是速疾，菩提即是「觉」。佛法有顿法与渐法之分，渐法有所，因地修种种加行，断烦恼证菩提；顿法则无能无所，烦恼即菩提。禅宗初祖达磨祖师未来东土前，见东土具大乘根性，于是派遣两位弟子前来中国传顿教法门。但因根性未熟，诸山大德乍闻顿教之法，各各狐疑，不能信受，二人因之被摈至东林寺。慧远大师见此二人即问：「你们到底传的是什么教法，为什么被摈逐至此？」二位仁者说：「我们传的是顿教法门。」慧远大师说：「你们所传的顿教法到底有多快，堪称「顿」法？」于是他们把手伸出，伸手成掌，又屈手握拳，问：「这样快不快？」远师说：「很快！」二位仁者又说：「还有更快的。」远公问：「那是什么呢？」仁者答：「烦恼即菩提」。

一般人认为烦恼便是生死，菩提即契涅槃；经论中也说：修行须历三大阿僧祇劫方能证佛果。但是，当我们体会到：原来菩提涅槃与生死烦恼皆不离当前这一念，这一念心迷了即是烦恼；悟了即是菩提。故知证道不是将来的事，而是现在、当下！一般人无法亲证菩提涅槃，因为心中仍有时间、空间，以及人、我等等分别。殊不知：心本来就是无形无相，只因无明妄动，因此在本自清净、本无一法可得的心中，妄认有我、有法、有烦恼及生死，于幻法中妄生分别。现在觉悟了，时时刻刻回归当下，就能契悟本自清净的觉性。然而，由于心中仍有无明习气的牵动，无法时时刻刻安住在清净无染的觉性上，所以还要继续保任这个觉性，行住坐卧皆不离当下，清楚明白，如如不动，一直到无明尽除，就能常住于诸佛同证的自性清净涅槃。这是最真实、最圆满的快乐，这个快乐，不是求来的，也不是五欲之乐可比拟的，而是我们自心本具的自在。只要依据这个法门来修习，人人皆能觉醒，永除生死大患。